

聚处起欢歌 非遗传绿洲

G 国韵非遗

2010年11月15日,内罗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麦西热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维吾尔民间把木卡姆、赛乃姆、游戏与调解融为一体的聚会艺术,自葡萄架下与雪夜火塘中生长,用鼓点替村庄议事,用旋转替邻里和解。它不只是一台歌舞,更是绿洲里活着的人情。



麦西热甫一词从阿拉伯语里走来,本意是聚会,到了新疆绿洲上,被维吾尔乡亲养出了第二层意思:大家聚在一起,把日子重新过一遍。它不挑场地,葡萄架下、白杨林间、毡房火塘、麦田埂头、巴扎夜市、驿站茶馆,鼓声一起便是场子。它也不挑人,一村一巷、家族亲友,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甚至上千,男女老少没有贵贱座次,进场就没有观众,全是参与者。

一场完整的麦西热甫像一栋有梁有柱的房子。角落里坐着的乃额曼其拨都塔尔,达班迪把手鼓敲出散板序唱,像汉族戏曲的开场锣鼓,告诉满屋人欢乐要起步了。乐师进入节奏,人群自发起身入圈,手挽手走赛乃姆的步子,邀请不相熟的人共舞是规矩不是客气。圈子里头还嵌着达斯坦的弹唱、恰克恰克奇的俏皮话、抢黛热递鼓对诗猜谜,以及烤包子、结疙瘩、照相这类带惩罚性质的玩笑——被捉住的人得在圈中央学一声羊叫,或给全场斟茶,羞恼全化成笑。

麦西热甫按地名分出刀郎、阔克、塔合、却日库木,按事由又分出迎雪、青苗、丰收、婚礼、待客、谅解几种。哈密阔克麦西热甫在初冬第一场雪后开启,人们挑饱满麦粒铺在秋葫芦托盘的湿棉花上,唤作青苗姑娘,在冬夜一家传到一家,青苗在鼓声里抽叶,直到诺鲁孜节前后回到种下的人家,雪季才算收尾。刀郎麦西热甫流行于叶尔羌河到塔里木河一带,麦盖提、阿瓦提跳得最猛,舞段分且克脱曼、赛乃姆、赛勒凯克斯、色勒利马四折,模拟狩猎围堵与凯旋,男人双臂如鹰翼,女人步子碎而稳,整圈人像被同一根绳牵着呼吸。

它还是村庄里的法庭和学堂。司仪依给提别希多是通古礼的长者,统筹请谁、排什么序;哈孜伯克像拿幽默法槌的法官,谁

喝多了失态、谁说话过了线,当场被请出来罚一段即兴小品;米尔夏甫用押韵顺口溜报幕,把下一个节目和刚才的笑话缝起来。邻里结了疙瘩,不找官衙,办一场谅解麦西热甫,双方被邀进同一个圈,敬茶、对舞、听老人念一段俗语,积怨在旋转里松绑。年轻人也是在这样一种场合认得辈分、听懂隐喻、学会什么时候该起身、什么时候该把上场的机会让给长辈。

麦西热甫最朴素的道理写在它自己的名字里:聚。雪落了聚,婚事了聚,吵架了也聚。鼓声把分散的人收成一个圈,圈里没有观众,只有还没轮到起身的人。2010年内罗毕那一笔,只是让世界看见这个圈曾经怎样在塔里木边缘的冬夜替村庄记事、替邻里判理、替来年种下一盘青苗;而圈还开着,只要手鼓再响一声,便有人从板凳上站起来。

本报综合

Y 一姓一史

金声从远古 一姓汇千流

金姓不靠矿脉起家,却比许多大姓都更像一个熔炉。上古黄帝之子少昊名挚,初号青阳,继位后以金德王天下,世称金天氏,都穷桑,徙曲阜。东夷部落里有一支后人摘下先祖尊号里的金字立族,这便是汉族金姓最古的一脉,根在山东曲阜,距今四千余年。

让金姓真正走进正史的,是西汉那场跨族赐姓。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击匈奴,休屠王太子日磾随浑邪王归汉,入宫养马,因笃慎得信,擢侍中。休屠部旧俗铸铜金人祭天,武帝便赐姓金,名日磾,后封秬侯,与霍光同受昭帝托孤。其子孙七世为侍中,与张汤之后并称金张,京兆金氏自此为望。

金姓的特别,在于它肯收异流。五代吴越钱鏐在位,鏐与刘

同音,境内项伯后裔的刘姓去卯刀改金,东南金姓陡然增厚;汉魏匈奴、晋代羌酋、唐时新罗、金代女真、元代蒙古、清代满洲金佳氏与爱新觉罗氏,层层汇入。开封犹太七姓中有金,朝鲜半岛新罗王族也姓金,吉林延边的朝鲜族金姓便是海外回流的一支。彭城、京兆两大郡望,丽泽、彭城、京兆诸堂号,各自收着一段融合记忆。

宋时金姓约十三万,安徽最盛;明时增至四十余万,重心移向江西、浙江;当代全国近四百七十万,约占千分之三,浙江一省独占约两成,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辽宁、湖北、上海连成东南、中原、东北三片聚居区。金华、休宁、无锡、鞍山这些地名里,都沉着金姓的祠堂。

人杰也跟着血脉走。东汉有京兆守金旋,唐有边将金忠仪,宋有龙图阁直学士金文刚、义门金彦,元有金华学派金履祥。明末金圣叹在苏州评六才子书,把水浒西厢抬进文脉;清代金农以漆书梅花入扬州八怪;近世金岳霖立中国逻辑学门墙,金庸(查良鏞)以十四部小说重画江湖。从匈奴马监到武侠宗匠,中间隔的不是姓,是两千多年中国人肯把外来者写进自家宗谱的肚量。

金之本义为五色金之首,西方之德,坚而不折。落在姓氏里,少昊给它一个号,武帝给它一个赐,吴越给它一次避讳,草原与半岛给它几度回流。一姓之金,终成华夏里头能照见多族面容的一面铜。

本报综合

D 德育故事

赵柔一言

【原文】

北魏赵柔,字元顺,金城人。少以德行才学著名,仕河内太守,甚著信惠。尝在路,得人遗金珠一贯,呼主还之。后有人遗柔铔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市,只索绢二十疋。善明知其价贱,欲取回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遂与之。缙绅闻而敬服。

求善贾而沽诸,此经商之常情也,是以龙断者有之,居奇者有之。价值之增减,视供求之多寡而屡改者有之,此皆信德之未固耳。赵柔训子一言,可以为信义经商之殷鉴。

【译文】

北魏时候,有个赵柔,字元顺,是金城人,从小道德品行、才识学问都很出名。后来在河内做太守,也很有恩信惠爱的名声。有一回,他在路上拾得别人遗失了的一串金珠,他就找到失主还给了他。后来有人送了他几百枚掘地用的铁犁片,他因为留着没有用,就和儿子赵善明一同拿到市场上,把它卖掉了。他只讨要二十匹绢的卖价,赵善明知道这个卖价太便宜了,就想收回来不出售了。赵柔对儿子说:“和人家交易,一句话就讲定了的,哪里可以为了有利可图动了心,就想反悔了呢?”终于卖给他人了,地方上的人士,得知了这回事,都非常佩服。

想以高价出卖自己的商品,这是经商的人很正常的想法。有垄断商品的,有收集新奇之物的,价格的高低,根据供求的变化而多次改变承诺的不乏其人,这都是诚信的道德没有坚固的表现。赵柔训子一言,可以作为想诚信经商之人的借鉴。

欧阳修的 青州时光

熙宁元年(1068年),欧阳修已六十余岁。朝廷任命他做青州知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他接到诏书,并不情愿,接连上了几道奏折推辞。一生三遭贬谪,晚年又被卷入“濮议”之争,他身心俱疲,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终老。但皇命难违,他还是收拾行囊,沿运河往山东去了。

青州城南有云门山,山势不高,却青翠可人。欧阳修每日推窗见山,心情渐渐松快下来。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偷得青州一岁闲,四时终日面孱颜”,又笑说“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半是自嘲,半是欢喜。他把住所取名“山斋”,闲来倚枕看山色,偶尔在院子里打盹,醒来已是日影西斜。那个在朝堂上持笔论辩的硬骨头,忽然成了一个慢悠悠的老人。

欧阳修治青州,只两年光景,却让当地人念叨了几百年。他的办法很简单,两个字:宽简。他常说一句话:“不问吏材能否,设施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这话翻成白话就是——别管嘴上多能说、花样多新鲜,老百姓觉得方便,才是好官。他用治病打比方:有些大夫排场大、药方多,可就是治不好病;倒不如那手艺实在的赤脚医生,几味药下去,病人就好了。

他到任没多久,府衙里积压的案子就清了大半。又过一两个月,衙门清静得如僧舍,街面上盗讼稀少,田里庄稼长势正好。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法,规定利息两成,农民借贷压力骤增。欧阳修看完公文,皱眉不语,随即连写两道奏疏直言批评,更索性停了青苗钱的发放。朝廷追究下来,他只说了句,罪我自担。

梵雁平